

金色島嶼之歌

胡長松 (Ôo Tiông-siông)

2008 台灣文學獎台語小說創作金典獎得獎作品

我是 Lamey¹

我是 Lamey，金色島嶼之子，我的名叫做大斑鵠，Lamey 的話唸做 Tapanga，本底的意思是「海湧裡的勇者」。我是 Lamey，我的爸爸講，較早佇一个霆雷²落雨的時天，阮的祖先仔個坐竹排仔對³海的南片來。阮愛唱歌，阮愛跳舞，阮愛講古；阮的歌聲、舞步恰阮的古，攏記佇金色椰子樹的長長的樹葉仔裡，海風吹過的時，個會 si-suah-si-suah 那唱那講。阮的祖先講，留佇金色 rudo 椰子樹的一切攏袂消失去，至少，佇老尪姨 Vare⁴ 予個掠去進前，伊嘛是按呢共我講的。彼は佇個紅毛第一擺來攻打阮的前一暝，南風吹過珊瑚礁頂厚厚的樹藤，

1 Lamey：荷蘭文獻所記，17 世紀初小琉球嶼人之自稱，推測是 Siraya 之一支。此保留作者原註。編按：本篇所有 Siraya（西拉雅）語的註解，均根據作者原註再依本書格式稍作修改，其他不另再說明。

2 霆雷：tân-luì，打雷。

3 對：uì，從。

4 Vare：Siraya 語，原為風的意思。此為人名。

我經過老尪姨 Vare 的厝，伊特別用伊皺痕的手抄⁵共我的手握牢牢，閣用敢若咧交代啥物的口氣共我講的。伊親像早就知影啥物——誠實的，隔日個紅毛就來矣。Lamey 的人予個剖死一半，有一寡人親⁶起來，閣有一寡人親像 Vare 全款 hōng 掠去。我是 Lamey，我知影，老尪姨 Vare 講的無母著，這是祖先留落來的傳說：有紅毛會消滅 Lamey，干焦留佇金色椰子樹的一切袂消失去。所致這馬，我欲共這一切交代予山坑的椰子樹，我相信，總是有一日，有人會使聽著我的古，就算是足久足久的以後嘛無要緊。

「佇我的目矙內，無人比大頭目 Tukoolu⁷ 的查某团 Salom⁸ 閣較嬌。」拍磱仔光⁹ 的透早，我佻我的哥哥 Rutok¹⁰ 兩個人划¹¹ 竹排仔出海，我的心肝頭全是 Salom 的形影。我划對日出的方向，看海對面的 Kale 山¹² 浮佇地平線，雲影光線咧變步¹³。Kale 山本底是恬靜的查埔团，毋過當日光對伊身邊的金色雲裡炤¹⁴ 落來插入海面，成做伊對尻脊餅¹⁵ 抽出來的刀的時，按呢，伊就成

5 手抄：tshiù-pōo，手掌、手模。

6 親：bih，躲、藏。

7 Tukoolu：Siraya 語，原為蒼鷹之意。此為人名。

8 Salom：Siraya 語，原為水的意思。此為人名。

9 拍磱仔光：phah-phú-á-kng，黎明。

10 Rutok：Siraya 語，原為野兔之意。此為人名。

11 划：kò，以槳撥水，使船前進。

12 Kale 山：北大武山於清國時代被稱為「傀儡山」。此即指大武山。

13 變步：piàn-pōo，原指變通的方法，此指移動、轉換、變化。

14 炤：tshiō，照。

15 尻脊餅：kha-tsiah-phiann，背部。

做佻阮 Lamey 全款的威嚴的戰士矣。我咧想，只要划去到海的對面，我會揣著予個掠去的我心愛的姑娘 Salom，我會使共伊烝轉來。

炤佇海面的日光直直咧轉暫，有時 tshinn 目¹⁶ 有時暗，這是這面大海上嬌的時陣。母知是按怎，我雄雄想起細漢的時阮兄弟仔綴阮爸爸佇這片大海掠魚的代誌：透早的日頭跼，海湧拍佇竹排仔，伊攞一枝竹仔削的魚鑿仔跳落海，泔對水底真深的礁石縫去；阮爸爸藏水沫¹⁷ 藏真久，一直到阮兄弟仔為伊煩惱起來，倚佇船頂大聲喝伊。過一下手，伊才對水底鑿一隻佻伊手骨平長的大蝦起來，彼隻大蝦直直咧滾絞¹⁸，按呢，我佻我的兄弟 Rutok 嘛跳落海去……阮是 Lamey，阮勢泔泳，阮勢掠魚，阮有時會共阮掠的魚仔載去大員¹⁹ 參遐的人交換物件；阮是 Lamey，阮嘛勢走勢拍獵，阮共阮拍著的鹿仔肉曝做肉乾食，提鹿仔皮做衫，嘛共賸的鹿仔肉、鹿仔皮佻椰子，提去換粟仔、鹽佻別項物。有時，是個坐船來遮佻阮交換的……本底，阮毋是對個遐爾嫌瘡²⁰ 的，只是前一站個真過份，划足濟船仔來阮 Lamey 的海掠魚，遐佻紅毛做伙的漢人攏是大蜘蛛佬仔²¹，冬天個提大網仔來，欲共 Lamey 上寶貴的烏魚掠了了——確實愛共個教示——阮的大頭目 Tukoolu 講的無母著，

16 tshinn 目：醒目、刺眼。

17 藏水沫：tshàng-tsui-bī，潛水。

18 滾絞：kún-ká，翻騰、掙扎、滾動、扭絞。

19 大員：Tāi-uân，指台灣島。

20 嫌瘡：hiām-siān，厭倦、厭煩、厭惡。

21 佬仔：láu-á，騙子。

干焦勇敢的人才袂 hōng 欺負。伊是 Lamey 通人尊敬的老戰士。

母過我的兄哥 Rutok 講：「對春天到冬天，你就是一向退爾衝碰²²。漢人佢你啥 tī-tāi，海裡的魚濟甲親像海沙，你何必直直佢個冤家？」

阮順風勢划對北面，對面的猴山親像一粒小島，出現佇海平線。佇金色的光線下，海湧的聲敢若底受氣。我講：「敢講你毋捌聽 Vare 講過，Lamey 的海是祖先的海，無任何人會使清彩倚近掠魚，若無，咱的祖先仔個是會受氣的。閣再講，烏魚是咱祖先的魚，哪會使烏白來掠？」有一群魚仔佇船邊咧洄，若是較早，阮就會提魚鑿仔來鑿魚，母過今仔日阮無心情。閣較遠的海面，不時有一兩隻有翼仔的飛魚佇水面跳，天頂嘛有幾隻白色海鳥咧飛翹，個雄雄頭²³低飛落來，頭鑽入海面，閣飛懸，逐隻的喙裡攏咬一隻魚仔。

Rutok 講：「唉……你講著 Vare，啊若是個紅毛呢，咱的 Vare 到底是按怎講的？」我的兄弟 Rutok 的額頸仔掛一條粗粗的金鍊仔，我知影，彼是伊佇大員用烏魚乾佢漢人換來的。海湧反炤日光，閣反炤佇彼條鍊仔頂懸，阮 Lamey 的姑娘攏講彼是規个 Lamey 上婿的一條鍊仔。

Vare 的話我記甲真清楚。Vare 講：「紅毛會坐大船來，個的手裡提火做的箭，飛比大風較緊，個的頭毛是紅色的敢若鬼仔火，無人會使拍贏個。」我會記起姨 Vare 講話的時目睷放瞌

瞌，聲音 phih-phih-tshuah。我想，伊老矣，伊老甲目睷皮捏做一球，連話都講袂清。我感覺無人會相信伊的話，因為紅毛的船幾年前確實捌來過，其中有兩個人上島想欲偷阮的椰子，結果予阮剖死，而且，個欲死進前閹瘻²⁴尿尿，遐爾無膽看袂出來是啥物有威脅的人——按怎嘛想袂到，Vare 的話講了的隔日，紅毛的船煞就誠實閣來矣，遐濟隻懸懸的大船，閣有，個的船頂有遐濟人，兼有大員、新港佢放索的人參個鬥陣。阮按怎嘛想袂到，阮 Lamey 的人會予個剖遐濟，連阮的爸爸嘛死佇 hin²⁵。

彼日挂好是阮 Lamey 佇南片海埔咧舉辦 Toepaupo Lakkang 的過節的日子。一透早規村的人攏佇海墘仔跳舞淋酒，Vare 獻上檳榔、椰子、米、酒、烏魚乾佢鹿仔肉，伊擲頭共天地的神靈 Alid²⁶閣有阮 Lamey 的祖先仔講話祈求，向佢求雨水通賜逐項物生長，嘛求果子佢稻米發芽袂挂著大風。彼嘛是 Lamey 歡喜少年家轉大人的日子，阮少年家仔佇海墘仔走沙埔比賽，走上緊的彼个，會使頭一个共 Seiluf 百合花送予伊心愛的姑娘。佇我的目睷內，無人比大頭目 Tukoolu 的查某团 Salom 閣較嬌。這段日子對伊的奶仔漲大了後，我綿精²⁷佇伊的一切，我佢意伊：伊的身軀、伊的笑容、閣有伊予風吹甲飄散的幼幼的長頭毛。有時伊會遠遠看我，母過，阮互相真少講話，我直直歹勢

22 衝碰：tshóng-pōng，冒失、魯莽、莽撞。

23 額：tshih，頭向下低垂。

24 瘻：tshuah，無法控制地排泄尿尿。

25 hin：hit-nih（彼裡）的連音，那裡。

26 Alid：即平埔族的祖靈信仰，阿立祖。

27 綿精：mī-tsinn，入迷也。

向伊表達——伊看我的時，目睷親像天星明閣清，伊的喙脣敢若樹桎²⁸的雀鳥仔遐爾古錐，啊伊漲大的胸仔，就親像一蕊白雲所罩咧的山崙遐爾溫純——所致我已經決心，彼日，我欲當衆人的面，共一蕊上嬌的百合花送予伊。彼日日頭炤佇珊瑚礁石恰小山崙，我佇海墘仔直直走，直直走，規个心肝攏是 Salom。最後，我贏矣，我是 Lamey 走上緊的少年家，我共一蕊上嬌的 Seiluf 花送予伊。

伊接著 Seiluf 花的時微微仔笑，回送我一桎個兜門口的檳榔，閣牽我的手行過山坑的椰子樹林。佇一抱有蔭的草花欄裡，伊共我攢咧……伊的喙有蜂蜜的甜，啊伊的胸仔有規山崙百合花的芳味。我共講：你 Salom 永遠是我大斑鴿的牽手。按呢，我就聽見伊唱歌，親像風吹過椰子樹的樹葉仔，了後我閣一遍鼻著伊的胸仔的 Seiluf 花芳……Rutok 愛我恰伊做伙出力划，因為日頭已經跔足懸，若無較出力咧，阮就無法度佇日頭跔上天中央進前，划到 Takau 的猴山跤，按呢，海流就會共阮流遠去。Rutok 講，大員攏是紅毛，啊閣較近的塔加里揚捷捷恰 Lamey 相拍，干焦 Takau 的猴山跤合阮的船倚靠。

我問 Rutok：「去 Takau？敢會危險？」

Rutok 講：「袂啦！遐有我的漢人朋友。」

「漢人？朋友？」我看伊，箍佇伊額仔頸粗粗的金色拔鍊眞 tshînn 目。

Rutok 無看我，干焦擰頭看海彼面的山。伊講：「我知影

你咧想啥，對春天到冬天，你想的物件攏全款。你恰大頭目 Tukoolu 全款頭殼親像椰子殼有硃硃²⁹袂曉變通。漢人毋是逐个攏是歹人！」

我真受氣。敢講伊袂記伊的牽手嘛是予個彼陣人掠去的？我大聲講：「Rutok，咱 Lamey 無應當是按呢的！敢講你袂記矣，個漢人是恰紅毛鬥陣的，個是做伙來剷死咱 Lamey 的？」假使伊毋是我的兄弟，我定著會共伊揀落海去。

「大斑鴿！敢講你聽無？毋是逐个人攏一个款！你大漢矣，愛學會曉想代誌。我的朋友是好人。」

大頭目 Tukoolu 無恰意我的兄弟 Rutok，因為有一日 Rutok 提漢人做的刻花銅鏡轉來。阮 Lamey 的查某囡仔逐个攏講彼是一面真嬌的銅鏡，相爭欲看，Rutok 就閣共一寡抹喙脣的胭脂提出來送個，個遐查某囡仔就歡喜甲笑 hai-hai，共喙脣抹甲紅絳絳。了後，伊共一粒圓圓的紅毛的銀圓提出來予逐家看，講彼是伊用鹿仔皮恰紅毛換來的，足價值的，會使佇大員換任何物件，包括足幼足軟的絲仔布恰大大袋的米恰鹽。銀圓金光 siak-siak，逐个 Lamey 攏看甲喙哈哈，毋過，Tukoolu 看著就真受氣，伊透過阮爸爸，共 Rutok 叫去伊大頭目的厝裡罵。彼是阮 Lamey 上見笑的代誌。Tukoolu 講，彼款物會予 Lamey 敗害。Rutok 應講：「有啥物敗害？我聽無！」伊嚷甲遐爾仔大聲，嚷甲阮規个 Lamey 的人攏聽會著。毋過到路尾，阮 Lamey 的查某人猶是共胭脂抹起佇個的喙脣，包括 Tukoolu 的牽手。

28 樹桎：tshiū-ue，樹杈；樹木末端的小樹枝。

29 有硃硃：tīng-khok-khok，相當堅硬。

Tukoolu 對這件代誌一直真無諒解。有一段時間，Rutok 因為 Tukoolu 無恰意伊，一個人恬恬划竹排仔離開 Lamey，經過幾若个春天才閣倒轉來。我問伊彼段時間伊去佗位，伊攏毋講。

倚近猴山的海流較亂，阮划過一个生滿 nayan 竹仔的沙洲，了後就沓沓仔³⁰對兩片山壁之間，划入猴山下的港灣 Takau。日頭當大，燄甲親像大火，猴山頂攏是竹仔恰榕仔樹，佇日光下通光青翠，啊山頂的蟲叫甲敢若欲共天 hiau 起來，鳥仔嘛綴咧叫袂煞。較早我捌佇這箍圍的海掠魚，毋過我毋捌駛入來這個灣，這是頭一擺。因為 Tukoolu 捌講過，Takau 漢人濟，而且閣有海賊時常佇遮出入，Lamey 人無應當倚近。我毋知影原來這是一個遮爾婿的海灣。阮划到岸邊的時，已經有幾若个人倚佇遐咧等阮，個對阮攞手³¹，表示歡迎阮到位。我想，好定個遠遠就看著阮來矣。

李發會曉講阮的話，這予我感覺真驚奇。伊的厝佇 Takau 港邊猴山山坪的一个竹林內，厝起佇竹抱跤，是用竹仔起的。倚佇個厝門跤口的一塊大石頂頭，會使看著海港的船出入，閣較遠的所在，Lamey 島嶼浮佇西南片的海平線。伊講，伊確實遠遠就看著阮的竹排仔划過來矣。伊招待阮的笑容真溫暖，伊煮物件予阮食，閣燃³²一款特別的物件予阮淋，聽伊講，彼是茶。假使伊是 Tukoolu 講的彼款歹人，按呢，我就毋知影好人應當生做啥款。我想 Rutok 講的無母著，就算漢人，嘛有阮

30 沓沓仔：táuh-táuh-á，漸漸。

31 攞手：iát-tshiú，招手、揮手。

32 燃：hiánn，點燃、焚燒。

Lamey 的朋友。

「彼日，紅毛來矣，坐五隻大帆船來，閣有五隻舢舨仔船。紅毛、大員、新港閣有放索的人攏來矣。船一倚近海岸，就開始彈火銃。」Rutok 共李發講。紅毛的火銃就是廷姨 Vare 喙裡講的火做的箭，我是彼日才親目睷看著的。這馬，嘛有幾若枝彼號物件掛佇壁頂懸。

「火銃？Rutok，我毋知影你閣會驚彼款物件呢！敢講你袂記矣，較早，咱做伙佇一官³³的商船頂的時，火銃袂輸是退物仔呢！」李發講。

「我哪會袂記？咱較早佇海裡走從³⁴。佇澎湖，個日本人的商船靠礁反去，咱共船頂的白銀載去廈門買絲仔恰茶葉，閣共絲仔恰茶葉載去 Patavia 賣予紅毛，哈哈！」Rutok 的目神 sih 過一道光，恰我佇 Lamey 看著的 Rutok 無全，伊成做一个我無熟似的彼款人。伊繼續講：「毋過個紅毛來傷濟矣，個是存心欲消滅阮 Lamey 的，閣有漢人、放索人恰新港人，我有看著新港社的頭人 Lika，我看著伊，我懷疑是伊耒路頭來的。我真後悔彼時陣無佇日本共伊剖死較規氣。啊你敢有聽著講個是按怎欲剖阮 Lamey？」

「Mh……這……」李發吐一个大氣(khui)。「我前一陣去大員買賣，你敢有聽講個麻豆的頭人 Takaran 的代誌？」

「無啊！按怎？」

33 一官：即鄭芝龍。

34 走從：tsáu-tsōng，奔波忙碌、闖盪。

「頂個月，Takaran 恰麻豆社人二、三十个予紅毛剖死佇路裡，過無外久，麻豆人就提椰子樹恰檳榔樹的樹栽去見紅毛官，講欲共麻豆的全部土地獻予個，只要個莫閣剖個麻豆人。這是大員的漢人共我講的，因為紅毛招足濟泉州廈門的漢人來種田，煞占著麻豆人的地。Takaran 共一兩個搶個土地的漢人剖死，所致紅毛無歡喜，就共 Takaran 剖死報仇。Rutok 你愛注意，莫恰紅毛硬拚，規氣投降。紅毛歹起來袂輸一官，尤其個攏是酷刑的人。」

「這……，我嘛知影，毋過，個已經共我的牽手 Uma 掠去矣，我臆³⁵，若毋是掠去佇大員就是佇新港，另外，閣有阮牽手的爸爸，伊行出來投降，嘛是予個掠去。就是按呢，我想欲去揣個。」

我坐佇邊仔恬恬聽，想起彼工的情景，心內就感覺悲傷。個講著 Takaran 的代誌，我驚一趔，我捌伊，因為頂一个冬天，阮 Lamey 捌為著掠烏魚的代誌恰伊佇麻豆外的海上相爭。Takaran 體格懸闊勇，無一个 Lamey 有把握拍贏伊，伊手握大刀恰魚鑿仔，倚佇一隻竹排仔頂懸，後面閣綴幾隻，攏是個麻豆人，看著真威風。伊講，若無伊的允准，阮 Lamey 袂當偷偷仔佇遐掠魚，所致阮只好閣划轉來 Lamey——想袂到，伊嘛已經死佇紅毛的手裡。我感覺紅毛真恐怖，敢若鬼仔。我想著 Salom 予個掠咧，欲上船進前手閣予個用麻索箍幾隻輾縛起來，

35 臆：ioh，猜測。

我的心肝就滾絞敢若針底撼³⁶。

「新港的 Lika 才是著的！」李發按呢講。

「毋管怎樣，李發，拜託你，幫助阮去大員恰新港，阮會使裝做漢人。了後，我今年冬天就會予你十擔烏魚。」Rutok 講。

風對海的方向、對 Lamey 的方向吹來，我倚佇竹抱下的彼粒大石頭頂懸，遠遠看故鄉 Lamey 浮佇透中晝日光下的海平線。佇海霧中，伊敢若退色去，賭一个薄薄青色的影 niā-niā。Rutok 共我講，彼遍伊離開 Lamey 了後的某一日，伊的竹排仔佇透大風雨的海裡予湧損反去，佳哉，有一隻帆船經過共救起來。李發就佇彼隻大帆船頂懸，個是按呢熟似的。路尾，個的船去過真濟所在。「Rutok，你共我講，彼个 Lika 到底是 siáng，怎樣伊會弄紅毛來拍阮？」Rutok 擔一个肩無應我，伊額仔頸的金鍊仔，佇透中晝的日頭咬金 sih-sih。

我是 Salom

我是 Salom，是 Lamey 大頭目 Tukoolu 的查某团。紅毛共我恰我的媽媽掠來遮，阮一大群規十个睏佇一間柴間仔，聽講準備欲分配予新港人管。我的媽媽講，遮就叫做新港，是阮敵人的名。阮來到遮已經一段時間，彼日遮的牧師欲共我揀予彼个紅毛兵做牽手，我無愛；閣再講，我的腹肚內，已經有我的

36 撼：ui，以針狀物刺、戳。

麻達³⁷ 大班鴿的囡仔——母過媽媽愛我答應，伊講，按呢對我的囡仔是好的。我真躊躇³⁸。自我細漢的時，尪姨 Vare 就講，祖靈 Alid 因為我的美麗警告我，袂使予外族的人看見我的面，若無，母是我會 hōng 掠去，就是 Lamey 愛為著我消失佇大火裡。干焦我的爸爸 Tukoolu 講無要緊，逐个 Lamey 攞知影，伊是 Lamey 的第一勇士，伊佇地上走甲親像鹿仔遐緊，佇水裡泗甲親像魚仔遐猛，母管啥物時陣，伊攞會保護我恰逐个族人。伊上疼我，自細漢鬥陣食飯，伊攞共頭一塊肉挾予我食，講我是伊心肝頭的 I-sip³⁹ 花。爸爸恰我的兄哥個出門拍獵掠魚的時，我的媽媽就佇厝裡織布、做衫恰編魚籠仔。伊用竹仔共魚籠仔編甲閣大閣細閣嬌，是阮 Lamey 上好的魚籠仔。伊嘛教我做遮的代誌，伊講，有一日，定著會有親像我的爸爸 Tukoolu 全款勇敢閣緣投的麻達娶我做牽手，按呢，我就愛恰伊全款做遮的代誌。我聽著遮的話，感覺歹勢，規个面就燒烙起來。

我直直想，敢誠實是因為我的原因才造成 Lamey 的災劫的？閣再講，我並毋是刁工的——佇某一个下晡，我的阿母愛我揸籠仔去山崙仔跤的樹林拈焦柴轉來燃火，就是按呢母才會予彼兩個紅毛看著的。我路尾才知影，紅毛的船落碇⁴⁰ 歇佇附近，個是專工來佇阮的島揣水淋的。個的跤手白蔥蔥，頭毛是紅色的。其中一個瘦的規面是鬍鬚，跔上樹仔欲挽椰子，另外

37 麻達：男子、男人。此保留作者原註。

38 躊躇：tiū-tū，猶豫、遲疑。

39 I-sip：Siraya 語，原為花的意思。

40 落碇：lòh-tiānn，拋錨，將錨丟入海中，使船身可停穩。

一个大箍的衙佇樹交接；我一看著個，驚甲喝一聲足大聲，結果個就提大刀出來，從過來欲掠我。我感覺真驚嚇，只好直直走。個的跛步聲綴真絀，我感覺我會死佇個手裡。我走出樹林，來到海墘仔的沙埔的時，已經走袂去。個共我規个人攞牢咧，我直直喝直直翻⁴¹，個攞母放，繼落個閣共彼領披佇我身軀的鹿仔皮摸落來，共個鬍鬚的面貼佇我的胸坎。我直直喝直直滾絞。就佇彼個時陣，我聽著尻脊咁咁一聲，我越頭，對樹林飛一枝竹矛出來，正正鑿佇彼個瘦的的大腿，伊叫一聲蠅⁴² 落來，跋倒佇塗跤直直哼。我看著大班鴿對一塊珊瑚礁後壁跳出來。另外彼个大箍的，驚一趔，手就挾佇我的額頸仔，閣共伊的刀擡懸，喝聲愛伊衙較遠咧。想袂到這時陣，另外一枝竹矛隨對珊瑚礁後壁飛過來，擦過我的頭毛，直直插入彼个大箍的的嚨喉。血噴出來。我翻一下跳開，彼个大箍的就跋倒佇塗跤。我走對珊瑚礁去，看著我的爸爸衙佇大班鴿後面。日頭的光線罩佇珊瑚礁，予伊成做金色的石頭，閣過，沙埔頂架一隻小舢舨仔，啊無外遠的海面有一隻三帆的大帆船落碇，我想，彼就是個紅毛的船無母著……

母知是按怎，自從彼日了後，我見若看著大班鴿，心肝穎仔就癢癢想欲笑，總講一句，見若看伊對遠遠的所在行來，我就笑甲無法度擲節⁴³，只好共我長長的頭毛摸來掩我的喙，而且，我全款忍袂牢想欲看伊。伊的體格懸閣勇，目矙大閣深，

41 翻：phún，掙扎、掙脫。

42 蠅：un，蜷曲身體、曲身蹲坐。

43 擲節：tsún-tsai，節制。

佇 Lamey 的查埔囡仔當中，伊是上好看的一个。我的媽媽知影這一切，伊就講，我的心已經予大班鵠掠著矣，就親像兔仔予鵝鴨⁴⁴掠著。我的媽媽講，當愛情到位，查某囡仔攞會想欲笑，個會笑甲向腰⁴⁵，敢若欲共頭磕佇塗跤。所致，當佇彼工 Toepaupoe Lakkang 的節日，我看著大班鵠走佇第一个，我就知影，伊會共上大蕊的 Seiluf 送予我，而且，我嘛欲送伊上青的檳榔，閣爲伊做一領上好的鹿皮衫。按呢想的時，我就閣想欲笑出聲，而且，我嘛感覺著我的奶仔漲漲，啊我的面燒滾滾。我的媽媽知影這一切，伊講，我的心已經予大班鵠箍甲纏纏矣，伊微微仔笑，輕輕仔共一蕊火紅的 I-sip 插佇我的長頭髮。

喔！彼工過節，伊誠實提一蕊 Seiluf 倚佇我的面前。我大大笑出聲。

「大班鵠，是按怎，你佢遠遠看著的你無仝？」風吹過阮的身軀，Toepaupoe Lakkang 的歌舞聲猶咧繼續。阮一路手牽手向北走，走過山崙的椰子林，走過一片林投樹林，閣鑽過一个過一个的礁石縫，來到北片無人攪吵的海墘。阮潦過海水，鑽入海墘仔的一个礁石壁空，藍色的海恬靜鋪平佇阮的面前，細聲的湧鬚有時拍起來，浸過阮的眊目。雖罔遠遠看著的大班鵠是一个勇壯的獵人，毋過彼時陣佇我的身軀邊，伊的表情溫柔，就親像是一隻覆佇溪邊淋水的細隻鹿仔。伊細聲喘氣，向頭咬我的身軀，恬恬袂愛講話，啊我講話的時，伊就微微仔笑。

44 鵝鴨：lâi-hiòh，老鷹；又做「鷓鴣」（bā-hiòh）。

45 向腰：àn-io，彎腰。

「Salom，妳手頂頭的金色的鍊仔足嬌的。」

「鰐柴頭，這叫做金手環。敢講你無看過？這是阮媽媽共恁兄哥 Rutok 用鹿仔皮換來的。」

「喔？」伊的表情敢若啥物攞毋知，足驚奇的款。

「大班鵠，是按怎，我的心肝敢若已經等候你足久？」我感覺大班鵠的身軀敢若日頭曝過的海水，燒烙燒烙，閣柔軟敢若一塊長長的布巾，共我纏咧，沓沓仔摧纏，啊我就一下手予燒燒的海湧幔埃落，敢若欲無氣去，一下手，閣予伊揀懸。「大班鵠，以後你若出門拍獵掠魚的時，我就佇厝織布做衫佢種田。按呢好無？」

「Mh！」伊頓頭⁴⁶，目神罔佇遠遠的海面。

我嘛綴伊看。

阮雄雄注意著，對遠遠的東北片的海面出現一排烏點，閣斟酌看，是大隻細隻的船仔規十隻，直直駛對 Lamey 來。其中有幾隻插紅毛的旗仔，甲板真懸，大班鵠講，彼就是有裝火炮的紅毛大帆船。

「代誌毋好矣！紅毛的船來矣！」大班鵠喝一聲，伊講：「緊！咱緊來去通知逐家！」

伊共我的手牽甲纏纏，我想著頂擺兩個紅毛仔遮予阮剖死的代誌，那走那問伊：「是毋是爲著彼擺的代誌，個轉來報仇矣？」

「好定是啊……只是講，唉啊，今仔日挂好是 Toepaupoe

46 頓頭：tàm-thâu，低頭。

Lakkang 的日子，逐家攏淋酒醉矣！真害！」伊按呢喝。

阮走轉去南片海墘仔的時，果然看著逐家淋甲足歡喜，已經醉茫茫矣，閣有一寡人已經倒佇樹跤睏去矣。「紅毛來矣！紅毛！紅毛來矣啦！」阮大聲喝。才挂喝出聲，紅毛船頂的火炮就開始拍矣。炮彈撲⁴⁷入樹林，一大群鳥仔 kah-kah-kah 飛懸，樹林嘛著火燒起來。

「走啊！逐家緊走！查埔人應戰，查某人佢囡仔先覷起來！」我的爸爸 Tukoolu 大聲喝：「去，恁緊去覷入夜婆洞！」

海上，懸甲板船的火炮直直拍，四界轟轟叫，啊細隻舢舨仔想欲先駛靠岸，舢舨仔船頂有紅毛的兵仔，嘛有大員的人。個對船頂就開始彈銃彈炮，頂頂下下攏是喝喊的聲。我嘛驚甲吼起來。

大班鴿講：「免驚！共我的手牽予絀。」

阮走入樹林，跔上山坪，走來到夜婆洞口。

「緊覷入去，緊！」我的爸爸倚佇磅空口催入入去。

Lamey 的人一个一个鑽入洞裡，這是一個足大足深的山洞，雖罔進前阮嘛捌入去覷過，毋過，一倚佇磅空口，我猶是驚嚇躊躇。平常時阮袂來遮行踏，因為遮是尪姨 Vare 佢祖靈 Alid 講話的禁忌的所在。我越頭，看大班鴿嘛是一個躊躇款。

「緊覷入去，緊！」我的爸爸催我入去。大班鴿雄雄對伊講：「Tukoolu，我認為無應當覷佇遮！」

「按怎講？」

47 撲：tiáp，鞭打處罰、修理，此指炮彈狠狠擊落。

「因為這個洞覷入去歹出來，閣干焦有前後兩個出口，若攏 hōng 封牢咧，按呢就害矣！大頭目，請相信我，共 Salom 留佇我的身邊，我會保護伊。」

「袂使！查某囡仔留佇外口傷危險，閣再講，無人知影這個洞，就算頭前的出口予個揣著，後壁的出口退細，紅毛哪會知？個才毋敢入來咧！」

我無法度違背爸爸的意思。爸爸猶是共我揀入去洞裡。假使會使選擇，洞內的情形我毋願閣去想，因為，一切干焦是烏暗恰死亡的火焮⁴⁸。悲哀的是，我無法度共我的記持⁴⁹提走。個搬一粒大石頭共磅空口窒咧，所致對洞內看出去，干焦賭一個會使喘氣的幼縫。尪姨 Vare 共火柴點著，紅色的火鬚炤佇逐個驚嚇的面，足濟查某人佢囡仔驚甲相攏咧哭。Vare 頤頭，雙手擡懸，喙裡細聲咧祈禱啥物，閣敢若佢祖靈 Alid 咧講話。因為伊的面變甲那來那恐怖，我沓沓仔已經毋敢看伊。伊的聲調那跔那懸，就親像是頤頸仔予 siáng 捏咧，那摧那絀，上尾後，伊就用一個足幼足尖的聲音哀叫起來。洞外有時會有火銃咧彈，閣小可聽會著人佢人相拍的時的喝聲，雖罔覷佇山洞內，彼款滾絞的喝聲猶是會予人的心肝裂做幾若塊，一直搖⁵⁰，直到 Vare 的哭聲梢聲⁵¹去。

個共我講，大班鴿已經死矣，個講紅毛一踏上阮 Lamey

48 火焮：hué-hu，灰燼；指物體燃燒後所餘留的屑末。

49 記持：kì-tí，記憶、記性。

50 搖：tiuh，肌肉突然而迅速地抽動。

51 梢聲：sau-siann，聲音沙啞。

的地，大斑鴿就死佇個的火銃下面，這是路尾窺入來山洞的一个麻達共我講的，伊講彼是伊親目睷看著的。我一聽著这个消息就隨崩倒，直直哭袂煞。個講 Lamey 的查埔人佇山洞外予紅毛剖死傷濟，我的爸爸 Tukoolu 就叫個撤退窺起來，所致個一个接一个，嘛走入來洞裡窺。「啊我的爸爸咧？」我大聲喝，母過無人應我。規个山洞一下手窒甲滿滿攏是人，喘無氣，啊我的頭愈來愈眩。過一下仔，阮就鼻著臭火薰對雙片磅空口的方向淚來。「彼是紅毛放的火，個欲共咱薰死佇內面啦！」母知是 siáng 講出這句話，一講煞，這個烏暗的山洞就成做充滿死亡喝聲的墓壙矣，四界是哀爸叫母的聲，啊我的額頸仔敢若予索仔摧絀，那來那艱苦，尾後就佇我欲斷氣進前，有一个逃命的力量共我佗一群人揀出去洞外……

我是 Salom，是 Lamey 大頭目 Tukoolu 的查某囝。雖罔我猶是母願相信大斑鴿死矣，母過我已經母敢抱啥物向望。個共阮 Lamey 的查某人佗一寡囝仔掠來遮，另外，煞用一隻大帆船共無予個剖死的賭的查埔人送去別位。聽講遐是足遠足遠的所在。逐个攏講，無向望矣，阮佗阮的查埔人已經一世人無可能閣再見面矣。所致，阮 Lamey 的查某人就按呢逐 ing 暗坐門陣悽慘仔哭。彼日，個派我去上水⁵²，我行到溪邊，感覺家己無法度閣活落去，就跳落溪。想袂到拄好彼个紅毛兵經過，共我救起來，伊共我煮去牧師遐。牧師看起來母是大歹人，而且，伊閣小可會曉講阮的話。伊講：「上帝疼你，定著會共恁的目

52 上水：tshiünn-tsui，汲水。

屎拭焦。」我問伊彼个上帝是啥。伊回答我，講：「上帝就是恁較早講的 Atid。伊造萬物。伊疼你，母管你去佗位，伊攏佗你纏綴。」若這我母相信，伊若疼我，伊怎樣會叫紅毛共我佗大斑鴿拆分開？牧師繼續講，個紅毛對牽手真體貼，彼个紅毛兵對我真有意思，伊問我敢欲嫁予伊做牽手。我直直搖頭。Vare 講，紅毛的牧師是天壽人，是鬼仔頭。

暝是按怎遐爾長？倒佇柴間仔，我恬恬看月光對壁邊的縫洩入來，tsiu-tsiu-tsiu 的夜蟲叫聲內面，Lamey 查某人猶閣大細聲咧哭。我想起大斑鴿有力閣溫柔的身軀，感覺我的胸仔無張持閣漲起來，一下仔，我就隨閣予愛永遠佗伊分開的悲傷損倒去。我一哭，煞聽著媽媽嘛哭愈大聲，伊上尾手共我攏咧，講伊拄才目睷瞞瞞，看著海的彼片，我的爸爸予紅毛佗新港人剖死佇椰子樹林內。

「Salom，你聽話，為著後代，你愛嫁予彼个紅毛！」

我是李發

我是李發。個講阮是生理人，閣有一个講法叫做海賊。我猶會記頭一擺經過彼个小島的時，日頭炤佇島上的山崙仔，金 siak-siak，袂輪就是傳說內面的黃金之島。彼个傳說是我佇巴達維亞的時對英國船員的喙裡聽來的。當然，黃金之島干焦是傳說 niâ，母過，我記持內面的 Lamey，確實是一个足嬌的小島。我原籍佇泉州府東南海墘的漁村，歷代祖先佇遐掠魚過日，生活自在，母過，自從嘉靖年間，大明海禁轉嚴，宣佈「寸板不

得落海」了後，漁民悽慘落魄，阮漁村就成做散赤的拋荒地矣。我的老爸一代雖罔有學種田，母過收成實在傷歹，山濟田少，一四界是乞食，所致到阮這代，爲著三頓，濟濟人只好離開故鄉，違背官府，冒險落海討食。我自少年綴安海鄭一官的商船隊佇東洋倭南洋的海路漂浪，出入日本平戶、長崎倭南洋巴達維亞的商館之間，嘛時常來到大員做生理。經過這十幾年，一官倭福建官廳、泉州、漳州、福州的海防衙門關係愈來愈好，所致伊嘛已經會使自由出入佇彼箍圍的沿海做買賣——總講一句，這一大片的海路已經是伊的天下矣。有一站，安海倭浯嶼⁵³之間的海灣，不時擠滿滿攏是伊一官的帆船。

成做一个生理人，若心內有刺鑿，我就真細膩，特別是我昨暝閣去夢著較早佇南洋倭紅毛的船相戰的畫面，我就感覺真歹吉兆。我夢見青色的大海予血染紅，啊佇甲板頂，紅毛共刀架佇我的額頸仔。

彼个 Lamey 人 Rutok 捌佢我鬥陣佇一官的船頂做代誌，我攏叫伊阿兔。我會記彼時伊的小船予大湧損反去，阮的船挂好經過，共救起來，伊才加入阮的。三冬前，自從我離開一官（唉，彼是不得已的，因爲我挂好佇伊手下王貴的船頂，挂著伊反背一官的代誌，路尾，王貴予一官滅去，我嘛只好離開）了後，就留佇遮，貿⁵⁴番仔社的買賣；阿兔有時會鬥相工我倭番社的 tsih 接；我提布料、米、鹽倭生鍋⁵⁵去番仔社換鹿皮倭

53 浯嶼：Ngôo-sū，金門。

54 貿：bāu，承包、包攬。

55 生鍋：senn-ue，用鑄鐵製成的鍋子。

鹿肉乾，共鹿皮倭鹿肉乾交大員的紅毛商館換銀兩，閣提銀兩共一官個船隊的人買閣較濟的布料、米、鹽倭生鍋轉來——你看，代誌就是遮爾簡單，逐个人攏是我生理的好兄弟。

落一暝的雨，我按算趁天色猶未光就出門。我吩咐個兄弟仔擔竹擔綴我行，個換穿漢人的衫，頭戴瓜笠，包頭巾，免得予人認出來。阿兔的小弟大斑鴿袂曉講阮的話，我愛伊假做啞口⁵⁶。我干焦是生理人，當然袂懣甲共全部的代誌講出來。若講人倭人之間爲著金錢權力相削的代誌，我的了解並 siáng 都較清楚。紅毛的船、日本人的船、一官的船攏有火銃倭大炮，時常佇彼條海路相搶相拍；進前，日本人的平戶櫻丸佇澎湖靠礁，阮嘛是靠勢人濟共個的船貨搶過來家己的船的；佇這個時代，這並毋是特別的代誌。紅毛去攻打 Lamey 小島嘛是全款。佇個紅毛出征的進前幾日，個的牧師捌來 Takau 歇一暝，我聽講，個一路攏咧探聽 Lamey 的詳細情形，目的就是爲著欲消滅個。彼个紅毛牧師叫做幼尼司，我較早佇大員做買賣生理的時捌看過伊的人。伊來 Takau 的時阮有見面，我共講，我無啥知影 Lamey，我干焦知影，逐年的這個時陣，個有一个節日，佇彼工逐个人攏會淋酒淋甲醉茫茫，個若欲問，愛問放索社的人，因爲放索佇 Lamey 對面的海邊，個有時仔會坐船過去倭 Lamey 的人冤家相削，對退較清楚。我共牧師講這，無爲著啥物，干焦爲著我有通順順仔做生理。我知影，牧師是個紅毛的頭人之一，共伊講這對我完全無敗害。

56 啞口：é-káu，啞巴。

我聽講，Lamey 的查某人恰因仔是予個掠去佇新港社做奴嫗⁵⁷。阮拍算一路向北行，先到大員探聽消息，才閣去新港社。日頭一直無出來，天色暗暗⁵⁸，雲貼真低，阮經過桌山的塔加里揚社彼箍圍的時，西北雨就沖落來矣，阮只好歇佇竹抱跤覘雨。Lamey 的人懸閣勇，我毋敢惹，毋過我認爲，若恰新港社的人比起來，個並毋是巧人。實在講，紅毛放刁⁵⁹欲共 Lamey 社消滅，若顧慮家己的性命，我是無應該答應阿兔個兄弟的，毋過，這就是一字情嘛。做生理袂使攏無講情，做人嘛全款。我路尾猶是答應個，是因爲另外閣有一个消息：聽講紅毛尾手欲共 Lamey 島的全部椰子樹恰別項種作攏總買人，按呢，我若透過阿兔先了解 Lamey，我的機會就並人較濟矣。Lamey 的 Rutok 共我講過，彼个島有規山坑的椰子樹，閣有田地會使種稻——我共算，若用一年兩百至三百箍紅毛錢的代價共買起來做，應當賢會著，閣不止仔有利純咧——

有利純的代誌當然是著的代誌敢毋是？

「阿兔，我知影 Lamey 恰這片的番社攏無交情，爲啥物？爲啥物逐社攏欲拍恁？」我用個的話問個。

桌山予雨雲坎牢咧，陷佇白霧裡。

阿兔無講話，伊的小弟大班鴿代替伊回答：「因爲個無膽，阮大頭目 Tukoolu 講，個驚個的頭予阮割去，才會弄紅毛來對付阮。」

57 奴嫗：lōo-kán，奴婢。

58 暗暗：phú-phú，形容灰暗、天未完全亮時的顏色。

59 放刁：pàng-tiau，揚言威脅或給對方製造麻煩。

「啊紅毛無代無誌哪會欲創恁？」

伊的目神小可歹，毋過個講袂出話。

我想，個一世入嘛無法度捌的，毋過，我對紅毛牧師幼尼司的喙裡檢采已經有了解。紅毛招來佇大員恰北港彼箍圍種田拍獵的漢人愈來愈濟，遐攏是紅毛的利純，啊漢人侵占番社的田俗獵場，會不時受番社威脅，需要紅毛保護；另外，大員箍圍的衆番社挂歸順紅毛，個紅毛定著想欲藉這擺對付 Lamey 的決心來對衆番社展威風——我看紅毛就是按呢才欲拍個的。個進前對付麻豆社嘛是全款的理由。嘿，我長年佇一官的船隊底走跳，這款代誌怎樣瞞我會過？我是生理人，我知影一切，毋過，我才袂慫甲共這一切講出來咧。

「細膩！蛇！」大班鴿喝一聲，手伸過來，共我額頸仔邊的一隻大青竹絲掠咧。

我的心肝搖一下，彼隻大青竹絲的頭尖尖，喙開開有兩枝尖牙，本底尾仔佇空中直直摔，路尾予大班鴿捏一下規身軀蚪⁶⁰起來，無三兩下手，就予活活捏死。大班鴿共伊擲佇塗跤。

「多謝！你救我一命。」

大雨沃佇彼尾蛇的死體⁶¹，我那看，心肝穎仔猶閣咧向。前一暝做的夢閣浮現佇我的頭殼。

我雄雄感覺無應當弄個兄弟仔冒險。

我講：「阿兔，以我佇海上所聽著的，紅毛人一向手路粗

60 蚪：khiû，收縮、蜷曲。

61 死體：sí-thé，日語借詞，原讀「したい」；屍體。

殘，我看，咱猶是莫去大員矣啦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莫閣躊躇矣啦，我看，恁兄弟仔先親一站……」

「這無可能！」大班鴿對我大聲講：「你無看過個是按怎共阮 Lamey 的人燒死佇山洞的。閣再講，我一定欲共 Salom 救出來。」

「大班鴿，你毋免大聲。我共你講，個紅毛佇南洋的馬尼拉捌剝死兩萬个漢人，火燒馬尼拉。這擺共恁小小的 Lamey 消滅無啥物稀奇！」

「你講啥物小小的 Lamey？」大班鴿受氣矣，手攞起來，共我揀倒佇塗跤。

哼！所致我講，無效啦，個 Lamey，番就是番，講袂伸掉⁶²，若欲赴死，我就恁來赴死好啦！

雨小停的時阮閣一擺起程，我因為跋一倒，規身軀痠疼，行袂緊，行到大員的時已經是黃昏。佇紅毛起的熱蘭遮城外，有足濟隻紅毛的甲板船恰三四隻一官的大帆船歇佇港岸。阮行入漢人踳的彼條街仔款貨，提白銀共我的老朋友顏標買寡米、鹽、布料、幾坵⁶³生鍋閣有一寡胭脂，囡入阿兔個兄弟仔擔的竹擔。顏標的厝裡有一个空房，我按算好欲佇遐過一暝。這是我做生理的習慣，毋管按怎，我毋行 ìng 暗路。顏標掠個兩個兄弟仔金金相，面色生疑。

62 講袂伸掉：kóng-bē-tshun-tshia，指無法說理、不明事理。

63 坵：khann，計算容器的單位。

「啊個兩個是 siáng？」

「我的親情⁶⁴啦，兄弟仔拄對泉州過海來討食。我按算先予個佇我遮鬥相共。」

「喔，原來是按呢。嘛好啦，你捷捷愛佇 Takau 遐恰南片的番社相 tsih 接，加兩個跤手鬥陣嘛較安心啦……」顏標的目神生疑 (tshenn-gī) 原在，伊壓低聲繼落講：「總是，南片的番閣較歹，你愛細膩。」

「我知啦！」

閣落一暝的雨，隔工，是無風無搖的大好天，欲去新港社的路裡親像籠床⁶⁵咧翕⁶⁶，翕甲我規身軀汗。一路我看大班鴿覷喙⁶⁷，目神歹甲敢若欲著火，我就緊張起來。我愈來愈後悔我所做的代誌。我確實無應當答應個。我直直 tih 考慮，萬一若予新港社的人看出來，毋但以後生理免做，性命恐驚嘛有危險——時到規氣就講我是予個威脅，我才只好用計共個噠⁶⁸來遮的——按呢想雖罔予我加較定著矣，毋過，心頭猶是刺鑿，我看，猶是會有生死的相殺佇我面前發生。我愈來愈無恰意這款代誌。有時我會回想過去佇海上冒險流血的生活，毋管按怎講，留佇大員、Takau 做生理，長年來看，雖罔利頭無遐懸，總是較平靜。閣再講，我這站捷捷有想欲恁一个家後的拍算，

64 親情：tshin-tsiánn，親戚。

65 籠床：lāng-sng，蒸籠。

66 翕：hip，密蓋著使不透氣，此形容天氣悶熱。

67 覷喙：bih-tshuì，抿嘴；嘴巴輕輕合上，想哭、想笑或鄙夷時會有的表情。

68 噠：siánn，引誘。

實在無應當爲著十擔烏魚賣命……

行到新港社的村外，我共個兄弟講，爲著個的安全，我愛先入去村裡探路，我吩咐個佇路邊的茄苳樹跤等我，繼落，我就共其中一擔竹擔擔入村。才一踏入去，個社裡的大大細細就倚來矣。佇買賣的當中，我真緊就探聽出 Lamey 的人 hōng 關的所在；結果，我才當欲揣機會出去共阿兔個兄弟講，新港社的頭人 Lika 就出現矣。我恰伊早就熟似。我送伊一包鹽，共伊探聽 Lamey 的代誌。伊共我講，Lamey 的人猶未創了咧，過一站，紅毛閣會去拍個。伊壓低聲講：「另外，個閣表示，這擺欲共彼个殺人兇手掠著。」

「啥物殺人兇手？」

「就是有一擺共個兩個紅毛船員佇 Lamey 創死的兇手，我已經對一兩個查某人退問出來是 siáng，嘛共紅毛講矣。紅毛講，若鬥掠著伊的人，會有重賞。」

「喔？若按呢，伊是 siáng？我嘛會使鬥揣呢！」

「是一个叫做 Tapanga 的。」

「喔，Tapanga！」

「按怎？敢講你捌？」

我嗽一聲，用特別慎重的目神看伊……

我，Rutok

我的小弟大班鴿無法度諒解我，我知影。

佇村外等一下仔，我就共大班鴿講，彼个叫做李發的漢

人袂閣轉來矣。代先的時伊母信，母過我叫伊共另外一个竹擔園⁶⁹咧，恰我做伙去覘佇路對面遠遠的樹林觀察——代誌就誠實親像我所講的：李發無閣轉來矣；顛倒是彼个名叫做 Lika 的，恁一群十幾個新港人，提刀恰矛對個的村裡出來，來到阮進前園竹擔的樹跤。個揣一睷揣無阮，才只好表情失望離開。

我，Rutok，這個字表面的意思是野兔，佇船頂的時，個攏叫我阿兔。因爲一个意外，我離開 Lamey，幾若年了後，我探聽著一个消息講，我的牽手 Uma 猶閣咧等我，所致我決心轉去。按怎嘛想袂到，才無偌久，紅毛就聯合大員彼片的番社攻打阮。

幾若年了後，我離開 Lamey 閣轉來，原本就是想欲共我所看著的一切共 Lamey 人講的，我認爲干焦覘佇小島嘛母是辦法，愛恰外面的世界講話，愛予勢掠魚、勢泗水、勢拍獵的 Lamey 成做南洋水路舞台的甲必丹⁷⁰；母過個母聽，干焦認爲我是食著外面世界的毒蟲，愛膨風，頭殼歹去，抑是認爲我的靈魂已經佇海上出賣去——當然母是按呢。彼幾年的流浪予我看過世面，予我知影紅毛的底蒂，甚至我已經對一寡紅毛船員的喙裡聽過個的神。就算尪姨 Vare 無恰意我，大頭目無恰意我，我猶是知影紅毛的性地。個有炮有銃，阮的刀恰矛猶母是個的對手。我共大頭目講過，至少佇表面，愛趁早恰大員的紅毛 tsih 接講和，袂使干焦靠氣力，愛靠頭殼，若無，就愛煩惱

69 園：khng，放置。

70 甲必丹：kah-pit-tan，源自英語 captain，即船長、首領之意。

族人的性命。大頭目聽袂落，伊當衆人的面共我侮辱，問我爹母生予我的肩胛頭，是母是予我 phàng 見佇啥物所在？Vare 嘛講，我是紅毛的神派來欲嚇人的。這馬來看，大頭目已經死去，Vare 嘛予人掠去，Lamey 已經賸一堆就欲化去的火焮，我感覺真悲哀。

「爲著恁的安全設想——」就是李發的這句話予我看破伊的跤手的，我所了解，伊佢個漢人攏毋是先替人設想的人，尤其是佇個共這句話講出喙的時……。毋過我並無共伊的白賊拆破，是爲著會使恬恬看範勢，等候時機出現。

大班鴿直直講欲入去新港搵人，我共阻擋。因爲新港人濟，閣有漢人佢紅毛，我講，若是 Lika 知影阮佇附近，定著會防甲真密咧等阮——若雄雄從入去，定著是赴死 niā。當然，大班鴿初初袂聽我的話，一直到我共我的全部計畫講出來才準煞。我共伊講，爲著 Lamey 相戰袂使干焦靠氣力，愛靠頭殼。我共伊講：「咱愛互相配合，若無，你看袂著你的 Salom，我嘛見袂著我的 Uma。」

阮趯去附近的山崙仔覘幾若工，日時歇暍，利用 ìng 暗的時間過去村邊暗暗仔調查。阮聽著哭聲，知影 Lamey 的查某人佢囡仔 hóng 關佇啥物所在，毋過，四鐘輪轉攏有人咧顧，機會歹搵。個的哭聲真悽慘，我知影其中有我的牽手 Uma 的哭聲，見若想著，我的心肝就勾做一球。阮直直等候機會，直到某一個 ìng 暗，出獵前的柴火點著，我就知影阮的時機到位矣。彼個暗暝，新港人攏去佇彼個燃火的大埕，查埔查某相交替，趯圓箍仔跳舞唱歌，一輪箍過一輪。佇最尾後的時陣，個

的大頭目 Lika 倚出來，手一伸，逐个人就跪落，伊家已嘛跪落。繼落，伊共矛擡懸，開始大聲祈禱：「阮佇天頂的爸上帝 Alid，你是唯一、永遠、創造天地的神，感謝你賜予阮婿閣有氣力的身軀，會使予阮行入樹林上深的所在拍獵，請你共路裡的魔鬼毒蛇趕走，嘛共刺仔佢敵人掃開，感謝你用耶穌的血洗淨阮的罪，嘛請你賜予阮濟濟的鹿仔予阮食會飽，予阮大大開喙來呵咾你！阮欲逐工呵咾你！阿門！」了後，逐個新港人就大聲喝喊起來。

Lika 當然想袂到，隔工透早，當個出門拍獵的時，我佢大班鴿就將伊佇田裡作穡的牽手佢查某囡攏來阮的手裡，共個縛佇一個揸貼⁷¹ 烏暗的塗空內。阮守佇山崙仔頂，一直守到個拍獵的隊伍倒轉來。日頭落山進前，樹影拖甲長長長，我家已一个人行入新港村，來到 Lika 的面前。

我用新港話共伊問好。

我講：「你的牽手佢查某囡攏佇我的手裡。」

伊假定著，開喙講：「哼！咱佇長崎見過面，我掠準你是漢人。」

「我佢你全款毋是漢人。我是 Lamey。」

「喔！Lamey！」伊的表情驚嚇起來。伊講：「你想欲按怎？」

我講：「我較早佇一官的船頂學會曉真濟物件，包括漢人的話、紅毛的話佢你的上帝。因爲你做的代誌，我早就會使共你的牽手剖死，毋過我無按呢做。你愛知影，我的爸爸個死佇

71 揸貼：iap-thiap，形容一個地方人煙罕至，或者較爲隱密。

Lamey 的山洞，死佇你佢紅毛的手頭。我問你，你的上帝敢允准恁剖人？」

我知影我的尻脊骹後定著有一群人攞矛共我圍押咧，毋過 Lika 對個使目尾，個毋敢有動作。

Lika 無應我的話，伊講：「橫直，我的牽手佇佢？你緊講！若無你會無命。」

我講：「有人咧等我。月娘跔上樹桺進前，我若無轉去彼个所在，你的牽手佢查某团攞會死。」

Lika 受氣矣，抽刀架佇我的額頸。伊講：「你免閤弄我。到底愛啥？你直講。」

「共所有的 Lamey 放出來！」

「無可能。你聽斟酌，個若攞總放出來，無倂久，會隨予阮的人逐著、剖死。Lamey 的查埔人干焦賭恁一、兩個，你莫袂記。我會使接受的條件是放一个人出來換我的牽手佢查某团轉來，若無，就是你佢我的牽手做伙死。你放心，恁 Lamey 的查埔已經賭無幾個矣，恁嘛無法度保護個，毋過我 Lika 會使。我講會到做會到，阮新港人將會保護個性命的安全。最尾後，我袂將今仔日的代誌共紅毛講。我若講，個會閤去攻打恁；我若無講，恁會使恬恬過恁的日子。我是 Lika，我講會到做會到。就是一个人，你共名予我，逐个攞袂死，若無，時到你佢我的牽手、查某团攞愛死。願上帝原諒我。」

Lika 確實是一个雄跤數，我踏第一步入來就知影矣，我算來算去，手頭的氣力干焦按呢，無法度討閤較濟矣。我躊躇一陣，只好開喙講：「我欲愛兩個人，Uma 佢 Salom，你共個放

出來，按呢，我就共你的牽手佢查某团還你……」

「Salom？你是講恁頭目的查某团 Salom？」

「是。Salom，佢 Uma。」

「真可惜，Salom 無佇遮。伊兩工前予人娶去大員矣！」

「Siáng 娶去的？」

「一个紅毛兵。」

月娘跔上樹桺的時，我佢 Uma 兩個人鑽入山林上深的所在。大班鴿無法度諒解我，我知影。伊講，若早兩工動作，伊就會使共 Salom 救出來矣；就因為我的無膽，害伊的 Salom 予紅毛娶去。伊悽慘仔喝一聲，一个人走對海邊的方向去。「大班鴿！」我共叫，伊毋越頭。佇山林內，佇夜蟲的叫聲之中，Lamey 查某人的哭聲遠遠對阮的尻脊骹傳來，Uma 嘛那走那哭。我共伊講：「莫哭！有一日，咱會閤轉來恁個。」

阮跔上山坪邊的一粒大石頭。想袂到天遐爾清，遠遠的山下，月光掖佇平原佢海水，看著是遐爾恬靜。閤較過去，佇猴山後壁的方向，海水盡尾的地平線頂懸，我看見 Lamey 的暗影浮佇遐，親像一隻歇喘的海翁，遐爾仔溫柔閤稀微，就敢若一个眞歹接近的美夢。母知是按怎，我看咧看咧，家己嘛強欲哭出聲。

講著咱的祖先啊，實在是好漢，衆番無地比，siáng 通相爭啊！

我敢若閤聽著 Vare 佇過節的日子唱歌的聲——毋過毋是，

彼母是 Vare 的聲，彼是我的身軀邊 Uma 的聲。伊行倚來，共我攬咧，用溫純的目睷看我，闊寬寬仔共伊的喙嚙佇我的喙。「欲按怎？我閣想著我的爸爸佻媽媽。我閣想著阮一家口仔佇 Lamey 的日子，我坐佇金色的珊瑚礁石頂懸，看個手牽手佇青色的海湧裡行……」伊的面貼佇我的面，我感覺喙賴⁷² 澹澹，我知影，伊閣開始咧流目屎。

我講：「Uma，莫哭！你莫哭！總是有一日，咱會閣來恁個轉去。」

毋過才無外久，我的面就攏是伊的目屎矣。我想著大班鴿佻 Salom，想著逐個親人，想起 Lamey 的一切，心肝就絞纏。Uma 的目屎那來那濟，沓沓仔，嘛共我的目箍浸澹去……

72 喙賴：tshui-phué，臉頰、面頰。

作者簡介

胡長松，1973 年出世，高雄市人，清華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畢業。第 38 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得主。1995 年開始創作文學，2000 年開始用台語寫作小說佻現代詩，也參與發起「台灣新本土社」，擔任《台灣 e 文藝》總編輯。全力佇推揀現代台語文學的運動，現任《台文戰線》雜誌社社長。出版過華語小說集《柴山少年安魂曲》、《骷髏酒吧》等，以及台語詩集《棋盤街路的城市》、《台灣我的祖國》。另外出版《槍聲》、《燈塔下》、《大港嘴》、《金色島嶼之歌》、《復活的人》、《幻影號的奇航》等短篇佻長篇的台語小說集。